

## 女汉子

王云敏

一位女同事,个头不高,平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温文尔雅的淑女一个。一次聚餐时,她的表现可让我们大跌眼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强大的气场让高大魁梧的男士们一个个矮了下去。这还不算,她还趁着酒性大大咧咧地爆了几句粗口。酒席未散,她已从“淑女”新晋为当下热门的“女汉子”。

提到女汉子,我笑了笑,女同事这样就叫女汉子啦?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我曾见到、遇到的那些当之无愧的女汉子。只不过那时还没流行女汉子这一说。

几年前的寒假,我回江苏老家,高中同学夏约我见面聚聚。距离上一次同学聚会,我们有整六年没见面了。令我诧异的是,人到中年的她,又瘦了,更漂亮了,面部肌肤光滑而富有弹性。“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我赞叹道,“怎么一下子就修炼成仙女啦?”“这可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夏轻轻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悠悠地说道。

刚读高一那会儿,夏不漂亮,身材臃肿,最要命的是还长了一副龅牙,习惯性地微张着嘴。不漂亮的夏,学习成绩也很差,每天试题做得额头冒青烟,依旧不见起色。

然而在我们班,夏却很有名气。夏让我们钦佩的地方,是她的毅力。长得不漂亮,有人嘲笑她,讽刺她,但是你都不会在她那张胖胖的脸上找到沮丧、愤怒、哭泣的表情,相反倒是永远挂着淡淡的微笑,她总能视而不见地接受一切不友好的招呼。她是我们见过的最有坚持精神的女生,她能从早到晚刷题海,就算一道题也没做对,依然坚持不懈地把空白部分填得密密麻麻,用几十个公式推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令人叹为观止。

果然,高三下学期,夏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我们耳中——全校数学模拟考,夏全班最高分;3月第一次模拟考,夏班级第十二,年级排名前四十;5月底冲刺模拟考,夏班级第五,年级排名第十。时间过得很快,也不如夏成绩上升的速度。高考发榜后,夏收获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上了心仪的大学。毕业典礼上,我们心情复杂地发现,夏瘦了,变漂亮了,戴的牙箍也不知道何时摘了,那些参差不齐的牙齿终于被乖乖地收拢到嘴巴里了。仿佛一夜之间,夏就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我的高中同学夏,她曾经像森林里一头孤独的野兽,但是谁又知道她用怎样的毅力、怎样的力量,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打磨成了如今美丽、优雅的样子?拥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华丽转身,夏堪称“女汉子”。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个叶姓师母也是当仁不让的女汉子。

叶教授是个文弱书生,寒冬腊月,稍稍受凉便会感冒,打针吃药;炎炎夏日,多跑几圈就会暑气直冒,要打点滴。然而,文弱的叶教授命好福气大,家有彪悍之妻叶师母。

叶教授把家安在校园里,我们有幸见识了叶师母的“霸气威武”。师母勤快能干,放下扫把拿铲勺,家里家外全靠她。一米五几的身材,只身能拉得动装得满满一板车的家什,男式自行车后座上驮个上百斤的白面、大米更是不在话下,骑上去简直就是虎虎生威、车行如风。

叶教授在叶师母面前总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逢人便夸叶师母是个好老婆,风里来雨里去,把他和娃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此类夸奖,叶师母很受用,该拿主意她拍板,该出体力时身先士卒。叶教授自然也落得个一身自在。

叶教授偶尔也会有“胆大包天”的时候,据说有一回偷偷藏了点私房钱在书房的旧报纸里,叶师母卖废品时发现了。文质彬彬的叶教授先是百般抵赖,后来禁不住悍妻的“狂轰滥炸”,如实招来,也就是想抽点烟喝点酒来着。本以为“坦白从宽”,不料悍妻顿时用高音喇叭做起了现场直播:“你个死鬼,烟酒伤身,有那闲钱不会买点鱼呀肉呀给孩子们吃啊……”

那次“广播”之后,叶教授在学生面前羞羞答答了几天。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夫妻恩恩爱爱,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叶教授清楚,离开悍妻,他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窃以为,真正的女汉子应该是“艺高人胆大”。那位女同事如果知道我说的这两位女孩子,不知会有何感想?



总第5678期 摄影 齐蒙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119

## 木匠姚师傅

草木

认识姚师傅是在装修过程中几近绝望的时候。一趟一趟地逛市场,终究看不到合意的家具;一遍一遍地游说装修木工,他仍是不肯重操二十年前用的榫卯功夫。在装潢市场一家一家问,没有,还是没有。路到尽头,在电线杆上横七竖八的字堆里发现了“车木请进”四个字,想着就问这最后一家了,要再找不到,我回去就憋着劲儿自学木工自己做。下了坡,敞着好几个车间门,有一间房的外面歪挂着一个木花格,花格残破,倒见一榫一卯。里面传来机器切割木头嘈杂的声音,一个身材高大的师傅戴着口罩低头忙着。我打个招呼,师傅停下来,摘了口罩,一张满面红光的脸和一脸蒙了木屑灰的黑头发。我狐疑地问:“能不能做家具啊?要传统方法,全榫卯结构。”师傅笑了,指了指房间里高高堆着的一批花格门,“你看,这不都是榫卯做的吗?”我给他看手机里存的家具照片,他静静地看。那一刹那,我猛地猜到他水平应该不错,专注的人大抵手艺值得信赖。看完后,他说:“简单。”一脸的成竹在胸。由于来之前我没做准备,我们没有细谈,临走前,我要了名片,知道他姓姚,二十多年前在明清家具厂做活儿。

后面几天,我隔三差五地跑去和姚师傅沟通细节问题,他说做的成本更高还不如买,或者干脆要人枪钉加板子地钉,一边笑着。我执拗起来:“喜欢传统工艺,哪怕一个线条也可传神。”然后翻出手机图片里一张用料极简省却在床尾边沿繁复地磨出线条的床告诉他,“做这张床的人停下刨子锯子多年了,为了刚出生的孙女,重新捡起家伙做的。”姚师傅沉思了好一会儿。

几次沟通下来,姚师傅终于答应做。问价钱,他说现在说不好,不知道需要多少工。我心一紧,身边朋友装修的惨痛教训在耳边掠过,“就连一个门把手都会有陷阱啊!”姚师傅看出我的犹豫,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贵的。”笑中透着爽朗。谈起床和柜子的式样,我各种纠结,姚师傅倒是有自己的想法。好吧,放手吧,我决定不再折腾殚精竭虑的脑瓜了,就全部交给姚师傅!

木材运到那天是下午,两立方米的毛边材,每块3.2米长,5厘米厚,有的宽四五十厘米,我暗自发愁要是找不到小工,这么多的木头怎么搬进去啊!铲车把木头卸在门口,姚师傅脱了毛

衣,扔过来一双手套,自己也戴上一双,说:“来!”就这样,没一个累字,木头就利利索索地进场了。

再接到姚师傅电话时,他说完工了,我激动了好一阵,没想到他做得这么快。到了现场,惊喜地看到排开的各种家具,细看都榫卯拼插,严丝合缝,含而不露,偶见竹钉;罗汉床全身光素,直牙条直腿足内翻马蹄,沿边起线,朴质简练;大方几冰盘劈料做三混面,肩部向外鼓出,沉稳大气;小炕桌束腰直牙条马蹄足,精巧有神;柜子顶板下束腰,抽屉框四周起阳线,不装滑轨,抽屉顺滑地推进推出,拉手用自挖的半月形凹槽,底板全是榫卯拼板;床腿与床档的垂直角加了云纹花片,既美观又承重。我一时没回过神来,只失声赞叹:“好!”姚师傅笑开了,“为了这些家具,我天天拼板,旁边人都笑我这样做还有饭吃啊!”“哈哈,哈哈。”我也被逗得笑翻了。“你这么多年没做罗汉床了,没想到还记得口诀!”我满心佩服地说。姚师傅又绽开了他红润的脸,“这要忘记,那师傅是会打屁股的了。”给钱时,姚师傅报的价不高,我甚至觉得是不公道的低了,但对于这个结果,我何尝不是隐隐预想到了呢。从他答应开工前的沉思,从他爱笑的爽朗个性,我估摸着他与众不同,动心当在别处。

白日里,姚师傅忙碌地开工,闲下来时抽烟大口喝茶。我顺路带些咸蟹和新茶问候,撞见他正用整根圆木在做小木墩,上部和下部有收头,中部如酒坛,形若柱础石,敦实朴拙,见我喜欢,就乐得送了我。一次,我一边摸着他那把起了油亮包浆的老鸡翅木刨子,一边问:“你用它给自己做了很多好东西吧?”他只低头弄活,说:“儿子结婚,家具全都是买的咯!”

后来,从旁处知道,如果当初不是我执着地“三顾茅庐”,认真地论古代家具之美,姚师傅是不愿接我的活儿的,他接任何别的活儿都能更轻松地赚钱。我明白了,身有高艺如他,真诚豁达如他,魁梧的身板里安放着一份挚爱传统匠艺的柔柔的心,潮流变迁了,这颗心却如酿好的米酒,封存起来,只适合独酌,或恰巧逢见人对饮。想到此,眼前浮出《陶庵梦忆》中记载的一幅景象:大雪三日的西湖,湖中人鸟声俱绝,他晚上划船登湖心亭看雪,不期亭上早有人在煮酒,相见惊喜而后同饮。



永鸣益吞世界

益往直前

48

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

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

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

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等了一个多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她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

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能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